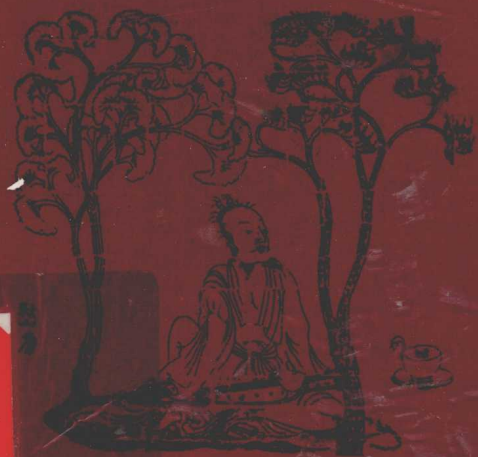


竹林七贤

之

嵇康傳

顾志坤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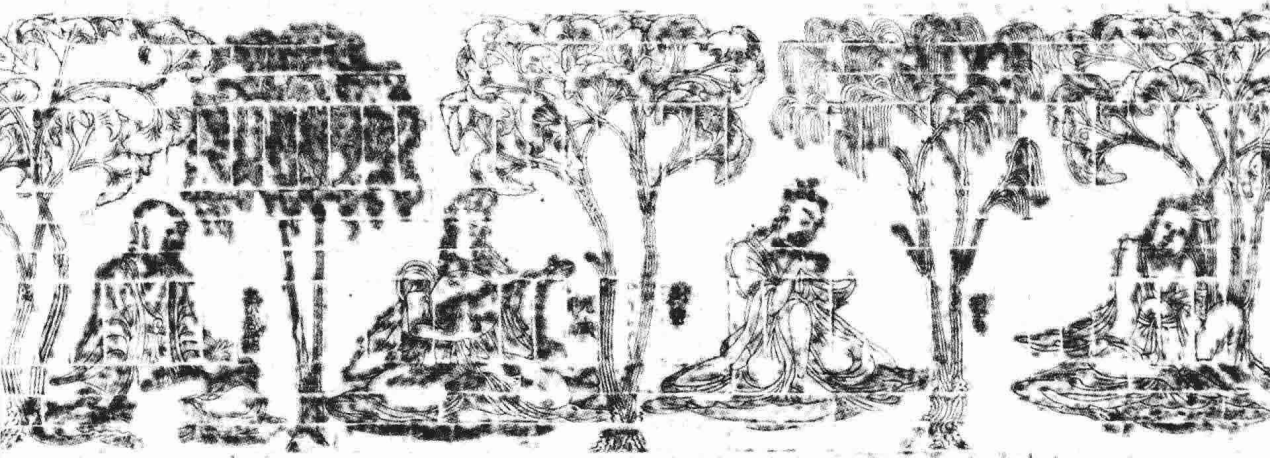


竹林七贤

之

嵇康傳

顾志坤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嵇康传/顾志坤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7.4
(图说竹林七贤)

ISBN 978-7-80214-220-6

I. 嵇… II. 顾… III. 嵇康(224~263)-传记
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7483 号

责任编辑:唐立馨 郭疆 封面设计:醉舟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100006)

电话:(010)6513.3603 6523.8766 8511.3874(发行部)

(010)6522.8880 6524.4790(总编室)

(010)6512.6372 6524.4792(编辑部)

网址: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123456@tjpress.com

65228880@tjpress.com(投稿) 65133603@tjpress.com(购书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大厂聚鑫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:三河中门辛装订厂

开本:170×230 毫米 1/16

印张:19

印数:6000

字数:235 千字

版次:2007 年 5 月 第 1 版

印次:2007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214-220-6/K·377

定价:30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序

叶辛

顾志坤又出新书了。

书名是《竹林七贤之嵇康传》，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

说可喜可贺，指的是他这十几年中创作的《故乡三部曲》的第三部。记得早在十六年前的1989年，大连出版社就出版了他《故乡三部曲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东山再起》，获得好评。紧接着，四年以后的1993年，他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这本书在南京出版社出版时，浙江省政协主席刘枫同志，还为他题写了书名。同为绍兴人的著名导演谢晋两次为这本书题词。

第一次题的是：“将家乡优美的民间传说和美好的人性传播到全世界”。兴奋之情和鼓励顾志坤创作的勉励之意跃然纸上。

第二次谢导又题写道：“千年万年不分开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。”

同时，定居上海的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、毕春芳在读了他的书以后，也欣然为他题词：“千古绝唱，万代传颂，梁祝艺术，百花齐放，戏曲、小说，各得其长。”对他的创作给予充分肯定。

民进中央副主席，著名社会学家，我们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邓伟志先生，对顾志坤的小说也作了精辟的分析，他写道：“顾志坤先生的小说在接过前人的接力棒之后，跑在‘故事群’的最前列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顾氏的这部小说比以往的故事更丰满，更完整，更拥有浪漫色彩，更富有时代气息，换句话说，也更适合于当代人的接受心理。”

我读了顾志坤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《竹林七贤之嵇康传》，

嵇康

序

嵇康

序

对邓伟志先生的评价抱有同感。

这部书取材的也是顾志坤的同乡名人。他在青少年时期听到的关于嵇康的种种传说故事的基础上，多次到许多图书馆查阅资料，搜集素材，辨别真伪。特别难能可贵的是，为了亲身体验嵇康的人生经历，他还专程驱车数千里，到嵇康生前最后的活动地和归宿地——中原大地上的洛阳、偃师等地，考察那里的风土民情，感受那里的气候冷暖。自二〇〇〇年起，为了创作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作品，顾志坤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，不分冬夏，挤出所有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创作，甚至连传统的春节也不休息。

顾志坤是我的同时代人，他在上海的部队里当过兵，后来又提了干。1982年转业到家乡以后，在地方政府里当过干部。1993年又下海经商，当过几家公司的总经理，但他无论是当市委报道组长、文联主席还是任老总，始终不愿放下手中的笔，始终牵挂着文学，竟发表出版了三百余万字的作品。除了前面提到的三部长篇，还写过小说、散文等大量的作品，在《雨花》《江南》《萌芽》《东海》《上海文学》等杂志上发表并得过奖。所有这些作品，写的也都是以故乡为背景的题材，是发生在故乡土地上的故事。故而人们说，顾志坤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本土作家。

正因为他有这些创作成果，才会被选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，绍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上虞市文联副主席，并加入了全国作协。还于1998年被绍兴市委市政府命名为“绍兴市首届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”。

“根深才能叶茂，形大才能声宏”。文学的修养，既是语言艺术的修养，更是思想、品德和人格的修养。望顾志坤同志百尺竿头，在创作的道路上“更上一层楼”。是为序。

楔子

嵇康睁开眼睛。

他的双眼昏蒙而布满着血丝，发黑的披着乱发的额头上，趴着两块已呈紫色的血痂，血痂上有两只肥硕的苍蝇在追逐嬉戏，翻滚腾挪，嵇康纹丝不动地呆坐在断头台上一块喷溅着斑斑血迹的毛石上，任凭成千上万的赶集人和数千太学生们在他的四周呼叫着、议论着、哭泣着。忽然，他的紧闭着的布满着皱裂的嘴巴咧开了，露出了雪白而整齐的牙齿，接着，他的丹凤眼便眯了起来，再后来，他的被刑枷勒得起了血痕的颈脖便转动了起来。他听到了，从密密

嵇康



魏晋画像砖上的竹林七贤

楔子

嵇康

楔子

匝匝的人群中，传来了几声长短不一的啸声。须臾，醉意朦胧的阮籍在侄子阮咸的搀扶下，蹒跚过来了，在他们的身后，还跟着另两位兄弟王戎和刘伶，他们各穿白色和黑色的丧服，目光睥睨而冷傲。而山涛则是从这东市口行刑地的正门大摇大摆进来的。怎么不见向秀呢？嵇康正寻找，忽听一声长啸从人群中传来，啸声凄冽而尖锐，令人胆战心惊，嵇康一睁眼，便发现向秀已站在眼前了。于是，他笑了，笑得凄冽潇洒，地动山摇，连站在一旁准备行刑的刽子手们也不得不从肩膀上搁下了屠刀，后退一步。忽嵇康顾视日影，大声呼道：“嵇喜何在，快取琴来。”

兄长嵇喜即从琴袋中取出一把箜篌，递与嵇康，嵇康盘膝而坐，将箜篌放平，约略调之，即微闭双目，长指一拂，弹将起来。这是公元二六二年（景元三年）秋八月的一个早晨，时天已大明，洛阳建春门外的东市口已是人山人海，原本喧闹吵嚷的刑场在嵇康凄悠的琴声中变得寂静无声，惟有从天际传来的回音和共鸣，在这秋日肃杀的刑场上空微微震荡。

在俯仰有致的弹奏中，嵇康的袍襟敞开了，长发披散了，可他全然不顾这些，只是出神入化地弹奏着。在这临刑前的短暂光阴中，他已把自己融化进这《广陵散》神曲的天音地律中，沉浸在对短暂人生的思索和追忆中……

目 录

- 第一回 遇才女叔夜结良缘 识嗣宗中散乐山水 1
- 第二回 逆朝纲崇尚清淡 辞官禄归隐山林 13
- 第三回 七贤士竹林相会 抒真情放浪形骸 21
- 第四回 司马氏欲姻嗣宗 诛曹爽敲山震虎 38
- 第五回 采上药巧遇孙登 求仙丹王烈点迷 57
- 第六回 迷锻艺钟会遭冷遇 著《养生》向子期作难 83
- 第七回 违孝义七贤遭谗 避祸水潜回故里 101
- 第八回 回故里巧遇多情妹 谒伯阳梦中会神人 119
- 第九回 司马氏篡权废齐王 恶钟会朝堂罪叔夜 173
- 第十回 抚琴瑟瑟歌鸣不平 遇异人暗授《广陵散》 198
- 第十一回 山巨源恳荐吏部郎 嵇叔夜翻脸绝友情 225
- 第十二回 友人妻遭人淫害 抱不平大祸临身 243
- 第十三回 诬谋反钟会陷嵇康 一腔血狱中作《幽愤》 250
- 第十四回 救嵇康山涛求司马 志不移叔夜摛兄长 262
- 第十五回 痴情女千里寻郎君 东市口叔夜绝广陵 270
- 尾 声 282
- 关于嵇康之死（代后记） 291

嵇康

目
录

第一回

遇才女叔夜结良缘 识嗣宗中散乐山水

公元二四四年（正始五年）春五月的一天，是一个晴朗的日子，魏谯国城里，这日的气氛与往常有些不同，天刚放亮，只见平时车马稀少的官道上，忽然间变得车来马往，十分热闹。更有一些大官坐的四乘辎车，在官军兵士的护卫下，呼啸着从大道上绝尘而过。从车身上挂着的喜庆饰物中，百姓们才打听到，今天是魏谯国王曹林之女大婚的日子。

这曹林可不是等闲之人，他乃魏太祖曹操的儿子，他有两位兄长，十分了得，一名曹丕，在曹操执政时被立为太子；一名曹植，此人以诗文名震天下。曹林虽不在朝为官，却是谯国的郡主，也算一个小王。原来三国时魏辖十五个县，谯国是其中的一个，朝廷就封曹林为这个小国的郡主。这曹林有一个女儿，名叫曹姬，又称长乐亭主，今年一十八岁，生得如花似玉，远近闻名，乡人邻里曾以一睹她的芳容为平生快事。但这女子却有一桩怪异，长到一十八岁，对于针线女红，竟是一窍不通，独对琴、棋、书、画，精习有加，平生犹好《老》《庄》，每读自晨至夕，闭门不出，若有仆人打扰，无论敲门叫唤，不应一声，以后仆人说起这事，曹姬总是诧异道：“我怎么没有听见？”婢仆皆笑。长到十六岁上，来曹家提亲的人几乎要踏破门槛，曹姬倒也落落大方，要见便见，要谈便谈，但结果总是男家无功而返。

这日午后，曹姬见父亲曹林从衙门回来，一人坐在大堂之中，只顾饮茶，不发一言，便趋步上前，问道：“爹爹，今日为何闷闷

嵇康

第一回

遇才女叔夜结良缘

识嗣宗中散乐山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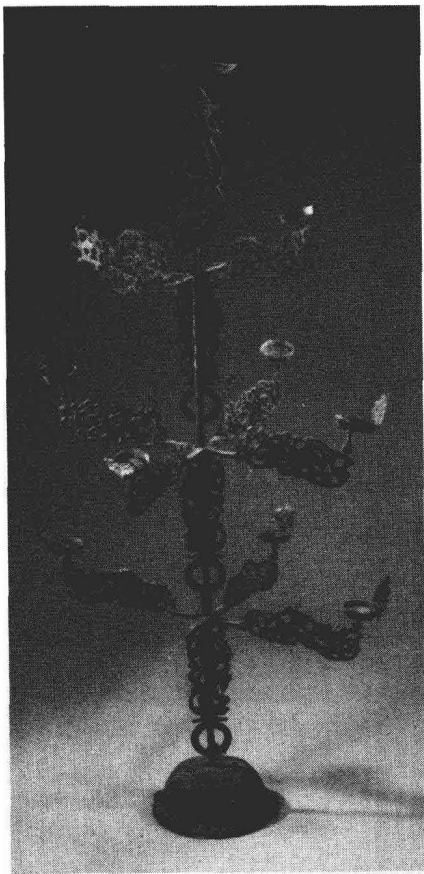
嵇康

第一回

遇才女叔夜结良缘

识嗣宗中散乐山水

不乐，可有心事？”曹林叹了口气道：“别的也没什么，只是今日接到太尉蒋济来函，乃是为其子提亲之事，这蒋太尉乃是当朝红人，权倾朝野，这事如果成了，自然最好，万一不成，你又冲撞了他，如何了得。”曹姬一听，便咯咯笑了起来，道：“这等小事，爹爹也值得烦恼。”曹林一听，气道：“这事还小，弄得不好，凶多吉少啊。”曹姬又笑道：“儿有一计，可解危难。”曹林道：“你有什么计？”曹姬道：“爹爹可书急函一封，送与那个太尉老爷，就说此事不巧，小女早在去年已许配他人，正在张罗婚事，不日就要成亲。”曹林听了怒道：“这等玩笑你也开得，万一走漏风声，岂



十二连枝灯。魏晋时期生活用具

不自讨苦吃。”曹姬道：“此事不是玩笑，乃是真的。”曹林诧异道：“此事当真？谁是吾家女婿？”曹姬脸孔一红，嗫嚅道：“那人姓嵇名康，谯国铨县人士。”曹林一听，差点跳将起来，道：“莫非是那个十六岁就写《游山九咏》的嵇康么？”曹姬点头道：“正是此君。”曹林大声道：“听说此人身长七尺八寸，仪表堂堂，人称龙章凤姿，但却是土木形骸，不自藻饰，又素来蔑视权贵，不遵礼教，此人怎能做我的女婿？”曹姬一听，不觉垂下泪来道：“爹爹！女儿不孝，今日竟惹爹爹生气，但事已至此，女儿也只好把心中的话儿，说与爹爹听听。女儿自十六岁上，便有

嵇康

第一回

遇才女叔夜结良缘

识嗣宗中散乐山水

人常来提亲，上自丞相公子，下自将军阔少，但交往之中，不是酒囊饭袋，就是好色之徒，没有一个能成大气者。那嵇康是何等之人，此人胸有奇才，远迈不群。却又宽简有量，博洽多闻，有非常之器。此等人君，天下难觅，女儿嫁他为妻，爹爹理应高兴才是，怎么能断然反对呢？”曹林听毕，默然良久，叹道：“此君之才，爹爹岂是不知，当年明帝曹叡异其文辞，曾言，‘斯人安在，吾欲擢之’，即命他为浚阳长，官虽小，足见朝廷对他的器重。但此君虽才高八斗，可因放浪不羁，世人对他多有异见，如果真的成了我女夫婿，怕是有些非议。”曹姬正色道：“请问爹爹，究竟是人家非议紧要，还是女儿的终身大事紧要？”曹林叹道：“不是爹爹不明事理，你母早丧，爹爹是怕你受了委屈。”曹姬道：“女儿不孝，未经爹爹应允，已与那嵇康私订终身，然依女儿之见，女儿嫁与嵇康，非但不会受到委屈，乃是女儿福分不浅。”曹林一听，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，便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既然女儿之意已决，爹爹也不想为难与你，只是此事须十分缜密，不得走漏半点风声。”

当下父女话别，这里，曹林书就急函一封，派快骑回禀那太尉蒋济，同时命管家选择良辰吉日，要早日为女儿与嵇康完婚。

消息传到铨县嵇康家里，那嵇康这日正醉卧在床。时值五月，天气渐热，那嵇康敞着一个“大”字，裸身而卧，也不盖被子，一腔鼾声，传得很远。仆人王郎接着曹家来函，高兴得连蹦带跳，来到内室，大声嚷道：“先生，好事来了，好事来了。”喊了数声，嵇康鼾声依旧，王郎把嘴凑到他的耳根大声道：“先生醒醒，好事来了。”嵇康也不答话，依旧鼾声如雷，王郎无奈，正欲离去，忽鼾声戛然而止，只听嵇康在后面道：“莫非婚期定了？”王郎诧道：“先生何以知道？”嵇康笑道：“吾方才梦中与曹小姐喜结良缘，隐约听你喊好事来了，想必定是此事了。”

不知不觉，五月将逝，六月渐至。这日早起，嵇康吃罢早饭，吩咐王郎，他要读书，无论何人，不得打扰。当下便将房门紧闭，



《庄子》书影

嵇康

第一回

遇才女叔夜结良缘

识嗣宗中散乐山水

刚刚摊开庄子的《逍遥游》篇，忽瞥见书案上面有一封信函，才记起是老家上虞一位叔叔写的。原来这嵇康乃是东吴会稽上虞人氏，他家原本姓奚，世居上虞东关长塘康家庄，这康家庄共有百十户人家，庄内人家大都姓康，惟三五户人家姓奚，天长日久，便免不得要受到康姓族人的欺侮，后为奚家一块田地，该庄庄主与嵇康的先祖发生争执，差点出了人命案子，嵇康的先祖才连夜出逃，流落到北地谯国铨县，改名为嵇，与会稽的“稽”音相同，与原姓奚音相谐，无非是不忘祖姓，不忘故乡之意罢了。后来数十年过去了，那位康庄主也早已作古，康、奚两家的恩仇也就渐渐的烟消云散了。这位叔叔的来信，就是告诉嵇康，如今康、奚两家已相安无事，要他方便时，回故乡一游。嵇康读毕，自然兴奋异常，想自己一家，自流落北方，不知吃了多少苦头，刚刚安定下来，父亲虽在朝廷做了一个督粮的小官，不料刚刚生下自己不久，便早早过世。自己出生在铨县，对老家上虞并无半点印象，但江南的风光，却是时有所闻，真想寻个空闲，前去一游。当下，便取出纸笔，准备回信，不料还未动笔，便听有人敲门，嵇康道：“何人敲门？”门外一人道：“我。”嵇康一听是仆人王郎，便不再吭声，不料王郎又敲，嵇康不

嵇康

第一回

遇才女叔夜结良缘

识嗣宗中散乐山水

悦，说：“为何又敲？”王郎在门外道：“有要事禀报。”嵇康道：“明日再说。”王郎着急说：“明日晚了。”嵇康笑道：“今日不早，明日不晚，不必理它。”王郎道：“过了明日，先生悔之晚矣。”嵇康这才开门，王郎即将一大红喜帖递上，嵇康一看，大惊道：“明日是我大婚之日，彩礼竟还没有备好，忘了，忘了！”王郎道：“小的日日在提醒先生，可先生总是爱理不理，如今火烧眉毛，如何是好？”嵇康沉思片刻，道：“不必慌张，容我想来。”一刻，便抚掌笑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”王郎道：“什么有了？”嵇康道：“彩礼有了。”王郎道：“彩礼何在？”嵇康笑道：“你却过来，说与你听。”王郎凑上耳朵，嵇康在他耳边嘀咕一阵，王郎惊道：“这种玩笑，先生如何开得？”嵇康正色道：“你懂什么，天下彩礼，还有比这更好的么？”

当下也不理睬王郎，重又将门关紧，去读庄子的《逍遥游》篇了。

到了次日，已是红日高照，嵇康还未起来，直至来接新郎馆的马车到了，嵇康才将房门打开，王郎忙将一套新衣取出，与他换了，埋怨道：“先生要当新郎馆了，为何还这般漫不经心？”嵇康道：“正在准备彩礼。”王郎忍住笑道：“只怕人家承受不起。”嵇康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当下便登上马车，呼啸而去，到了曹家官邸，里里外外早已是张灯结彩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嵇康下车，也不打招呼，便径自入内，直奔长乐亭主的闺房，早有侍婢前来禀报长乐亭主，长乐亭主抿嘴一笑，道：“将正门打开。”一刻，嵇康已到，进入闺房，只见摆台之上，锦衾绣褥、凤帟鸳枕，一应诸物都已齐全，又见新娘头上戴着一块大红霞帔，正端坐床沿，便道：“这是何物？”长乐亭主偷偷一笑，道：“俗物。”嵇康笑道：“既是俗物，戴在头上，岂不更俗？”长乐亭主取笑道：“相公更俗，所以不想见你。”嵇康大笑，上前揭去长乐亭主头上的霞帔，道：“此叫免俗。”言毕上前，搀长乐亭主起身，见过礼后，重又坐毕，早有侍婢递上茶

嵇康

第一回

遇才女叔夜结良缘

识嗣宗中散乐山水

来，长乐亭主呷了一口，戏道：“今日与相公完婚，可有大礼？”嵇康笑道：“随身备着。”长乐亭主端视良久，道：“礼在何处？”嵇康小声道：“此事不可泄露，一刻便知。”随即道：“今日大婚，小姐打扮得五花锦绣，百媚横生，是何道理？”长乐亭主道：“男婚女嫁，人生大事，哪有不打扮之理。”嵇康道：“吾闻西施穿粗布短衣，天下人仍称为美女，小姐之美，名震西陲，如此打扮，岂不是多此一举？”长乐亭主驳道：“相公之言差矣，妾闻王嫱、西施虽美，然如穿上兽衣树皮，则见者必走，如若换上美丽衣物，则行者皆止，此叫美人也要美衣配，相公难道不懂么？”嵇康道：“吾闻卖弄姿色的女子并不贞洁，夸耀自我的士子并不守信。”长乐亭主一听，勃然变色道：“妾闻成大事者不必拘泥礼节，行大礼之人无需小心谦让。”嵇康一听，抚掌笑道：“此言甚好，此言甚好，小姐请上轿吧。”长乐亭主正在气头之上，便道：“彩礼未到，妾不上轿。”嵇康笑道：“小姐不是说成大事者可以不必拘泥礼节吗，既如此，还要彩礼干嘛？”长乐亭主一听，恍然大悟，起身要打嵇康，笑道：“如此刁钻之人，打了也罢。”嵇康边逃边告饶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”正打闹，忽侍婢来报，时辰已到，老爷叫二位新人出去拜堂。当下二人出去，只见外面鼓乐灯火，彩旗花轿，喜幛酒席，已备周全。嵇康性本玩劣，长乐亭主尤烦礼节，然大喜之日，也只好硬着头皮，任人拨弄。直至到嵇康家拜了天地，才将长乐亭主拥入洞房，交饮合卺，这时，差不多已金鸡报晓了。

不知不觉已过去三个月，这嵇康自从与长乐亭主成婚以来，夫妇二人不是闭门读书，就是会见来客，好在家中环境幽静，并无杂人打扰。原来成婚之时，岳丈曹林见女婿住所寒碜，便将自己在城外的一处庄园送与女婿女儿居住。这庄园地处城池旁边的龙山脚下，约略也有六七十亩，里面曲水环绕，果木成林，舍亭山宅，筑前布后，更有六畜兴旺，婢仆成行。这庄园原是曹林的一处田产，虽然范围不大，但因为经营有方，倒也有些兴旺，后来因为忙于朝

嵇康

第一回

遇才女叔夜结良缘

识嗣宗中散乐山水

务，又加上疏于打理，这田产便就渐渐衰落下来，后来就干脆遣散青壮婢仆，只留几个老仆守看。这次送与女婿女儿居住，他又着力将这庄园修缮一新，才使它恢复了往日的气派。

这日嵇康与夫人用毕早膳，正要出门访友，忽门僮来报，说老丈人请嵇康速速过去，有要事相告。嵇康过去，才知是朝廷来了诏书，任命他为中散大夫，秩六百石。这官很小，只是个七品的闲职，仅备顾问，并无日常事务，属于散官。但嵇康心里还是不太愿意，他是个散淡放任之人，平生追求逍遥自在，对官场、名利、权贵、礼教极为厌恶。如今要叫他毕恭毕敬，上朝做官，他哪里会有兴致？但看在老丈人面上，也不好当场拒绝。当下辞别岳父，回到家里，便一人喝起闷酒。长乐亭主过来，见他模样，与方才判若两人，心中甚是纳闷，便道：“相公乘兴而去，为何败兴而归？是何原因？”嵇康此时已有三分醉意，瓮声瓮气道：“请吾做官。”长乐亭主道：“官拜何职？”嵇康抬起眼皮道：“中散大夫。”长乐亭主笑道：“官虽小点，可一门之中，翁婿同朝为官，也是一段佳话。”嵇康睁开醉眼道：“你父与我怎可同日而语。”长乐亭主一听，便生气道：“我父如此抬举与你，你竟不识好歹，说出这种话来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嵇康叹道：“天地有别，人各有志，我思我志，你岂不知？”长乐亭主一听，默然不语，须臾叹道：“如今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你虽厌恶官场，总想避世不仕，然朝廷既已下了圣旨，你也不可立马坚辞，况为自身安全计，此官虽小，可总算有个荫庇，待来日风头过后，再辞不迟。”

二人正说话间，只见门僮来报，说有一书生模样的人在门外求见。嵇康一听，便睁开醉眼，道：“莫非是一个方头大耳，容貌奇伟之人？”门僮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嵇康大喜，喊道：“阮嗣宗来也，快快请进，快快请进！”边喊边奔出门去。原来这阮嗣宗名叫阮籍，陈留尉氏人士，此人也是一位奇人，不仅容貌瑰玮，志气宏放，却为人傲然独得，任性不羁，遇事喜怒不形于色。平日读书，

嵇康

累月不出，而每次登临山水，总是经月忘归。读书尤好《庄》《老》。嗜酒必醉，能啸善弹。此人更有一桩奇术，每当得意之时，常以青眼视人，即将黑珠居中，直视来者，表示欢喜；如厌恶此人，则将眼白翻起，黑珠藏匿，久视不眨，令被视者心怯。目下，这阮籍官拜尚书郎，虽不是朝廷重臣，但也算是官居要职。其父阮瑀，乃建安七子之一，有旷世之才。

当下，嵇康听说阮籍来了，便高兴得一路出奔，连过门坎时，把一只鞋子踢掉了也未察觉。到了门口，见有一中等个儿的人站在院内，此人头大眼圆，仪表堂堂，上身穿一件锦绣齐膝大袖衣，下身穿着一条毛罽大口裤，头戴黑漆纱笼冠，脚穿二齿楠木屐。此人果是阮籍，当下嵇康便急趋上前，一把将他扯住，道：“嗣宗兄别来无恙，今日光临寒舍，莫非是来与小弟斗酒不成？”那阮籍一听，便将黑眼珠居中，直视嵇康，道：“可有美酒？”嵇康笑道：“有



阮籍像。出自孙位《高逸图》

